

人生况味

写给父亲的散文诗

■ 凌云

从小就觉得我父亲跟别人的父亲不太一样，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听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师从某高人，学过一点中国武术。他原本可以仗剑走天涯，却因为有了家室，于是过早地抛弃了梦想。但这并不影响多年以后，他曾经凭借这点功夫不仅完美自救，而且还成功救助他人性命于危难之中。每每说到这里，我都试图从他的身上寻找隐藏版武林高手的影踪，然而，他依然还是我那个平凡的老父亲，没有魔法可以变身。

印象中的父亲是严厉的，让人望而生畏。他什么时候变得温和又慈悲，我想大抵拜岁月所赐。父亲喜欢念叨毛泽东诗词里的句子：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在我漫长的成长年月里，他从不会因为我是女儿，就温柔几分。作为长女，我自幼就被当成男孩一样粗犷地养大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对他心存敬畏，亦有叛逆，总想着长大以后流浪去远方。

年少时，父亲对我家教甚严。中学时代，我但凡稍微注重一下穿着打扮，他就会开启冷嘲热讽模式，让我一度以为爱美是一种耻辱。为了提防我早恋，他变得谨慎诚恐。读大学时，他坐绿皮火车送我去学校，为了禁止我谈恋爱，一人学就在小酒馆里让我立下军令状，以至于我25岁时仍旧形单影只。而当我载戟孑立时，他又开启恨嫁模式，要么嫌弃我的帽子和围巾太老土，要么嫌弃我居然不善厨艺，顺带指责我妈在这方面没有悉心栽培。做父亲的心，总是这样矛盾而不自知。一直等我读到余光中先生的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时，才终于得以释怀。

后来我终于长大，远走，漂流到海南岛上，与父亲隔着山海遥遥。他一直守着寂静的村庄与田野，仿佛从未离开。三湘大地雨水充沛，温暖湿润，父亲种在庭前的桂树已亭亭如盖，我扦插的玫瑰，随四时精准的历法和节气，自然地开落。在我漂泊天涯的日子里，那些植物变幻着魔法，陪父亲走过年年岁岁。

五月，母亲叮嘱父亲，让他给我寄一些树上自然熟的枇杷过来。卓文君说“五月，枇杷未黄我懒梳妆”，父亲种的枇杷却是早熟品种，他亲自动手，一颗一颗精挑细选，寄给远方的我。枇杷未到，我却不由思念起故乡的院子，院子里的竹林、萤火虫、天边的繁星，吹过田野的风。在悠长悠长的岁月里，父母之爱由唠叨转为温柔的牵挂。

六月，父亲从老家给我寄新熟的杨梅和水蜜桃。包裹还在路上时，他便开始细碎念叨。原来因为父亲种的水蜜桃味道鲜美，又长在路边，特别馋人，附近散步的乡邻们每次路过都要顺手摘几个。那株桃树不仅成了两个小侄的花果山，也让小偷魂牵梦绕。于是，在给我寄水果前的一个月黑风高夜，小偷用麻袋偷走了十几斤果子。说这些时，父亲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，不然，也许可以多寄点给我尝尝呢。杨梅更是他搬了梯子，小心翼翼从树上一颗一颗摘下来的，用袋子悉心包装好，又去镇上托熟人用快递寄给我。不知何时起，我印象中那个威严与暴躁俱存的老父亲，开始变得温柔了，他从前应该非常不屑做这种事情。

我于是满怀期待地等待父亲形容中特别美味的桃与杨梅。可是过了一个星期，当快递小哥将包裹送到我手中时，那些水果早已化为一摊水。原来父亲寄的全是树上自然熟的水蜜桃，精心挑选，自己又不舍得吃，寄快递时，恰好又找不到泡沫箱和冰块，所以在运输过程中，桃早已腐烂，杨梅也长了虫子。

打开包裹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知道每年秋天，父亲便会开始酿造杨梅酒、葡萄酒，谷物精华与果木芬芳都将被悉数典藏。大约是时候，回家去看望一下我的老父亲，尝尝他亲自酿的梅子酒，陪着他，说几句心里话了。

我于是抽空回老家，跟父亲坐在门前聊天。远山如黛，氤氲于迷蒙水雾之中，如中国水墨山水画，烟远而辽阔。荷塘边，水田里，不时会看见几只白鹭一起起落落，画面极美，仿佛静的山水画卷之中闪过一抹飞鸟。白鹭身姿娉婷，一身洁白，有时振翅在蓝天里翱翔，有时静默在枝头上，仿佛陷入哲思，遗世独立般美丽。

父亲说，有时坐在门前，会看到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生鸟来来往往，有的个头大，有的羽毛美丽。门前桃树上青果将熟未熟之际，悉数落入鸟儿腹中，它们还尽拣又大又甜的吃，不好吃的还入不了它们的法眼。也许这些年生态环境好了，村庄又寂寞，它们便如无人之境。想象一下父亲坐在桃树下喝酒的样子，必定伤感又落寞。

做女儿的，永远是要等到为人父母之后，才明白，在漫长的成长里，父亲的严厉与责骂不过是为了望女成凤。他威严如山，厚重而高远，一直引领我们去远方。可是等我们终于长大远走，父亲也已然老去，脾气再不复从前凛冽，甚至开始变得温和、仁慈，瞻前顾后。年少轻狂时，我想山公水阔地走远，待及年长，越发觉得没能让儿女在外公外婆的膝下承欢，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后来，父亲与乡愁便成了我梦中的某种意象，隔着山长水阔，隔着经年的月光，让人牵挂至今。



《蹒跚学步》(油画) 梵高 作

名家专栏·南游杂记

五指山（外一篇）

■ 胡竹峰

改憨态，瘦皱波折玲珑，变幻出奇幅美。几根藤蔓伸得太长，河水冲挡着，凌空摆动，水鬼藤，藤鬼水。

每年盛夏，城中酷热难耐，这方土地偏偏独享清凉，更有花叶十里似锦，山风芬馥，于是男女纷拥，来此寻幽避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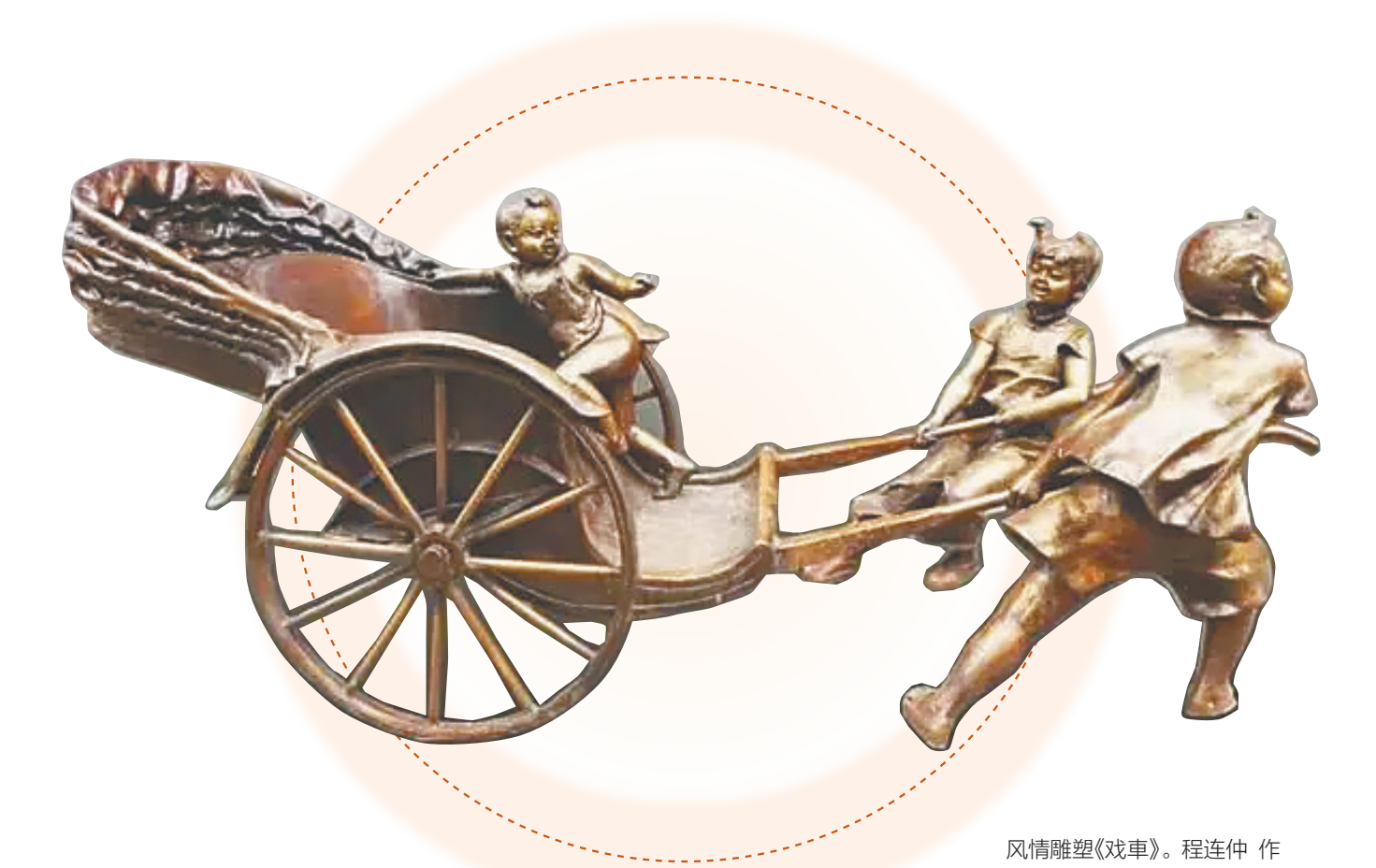
人越走山越高，心中想见五指如峰。疾足登临，一步步上到高处，峰顶还在更上方，栈道钻入山林，忽然悟出身在此地，哪识面目。几人谈笑下山，纵步如飞，游兴大满意大贯彻矣。

同游者，湘人何哲良、楚人黄梵。是夜再宿五指山下，晚饭毛纳村，篝火照得庭院透亮如昼，黎族人歌之舞之，舀山栏酒三五勺，得三分陶然意思，兴尽而返。临别时，村民执竹火送行，胸中丰润无语。其时星火在天，朗朗有风，轻拂树叶，草丛里秋虫长鸣。正是：

秋日朗风清，长桌宴酒盈。
黎人歌伴舞，竹火映星明。
愁绪随流去，岩波踏浪行。
江山看走马，文墨记丹旌。

◇漂流记

午后，天气正晴，几人相约红峡谷。果然好去处，两峰对望，一条河顺山脚流过，河里满是石头，大者如屋舍似树冠，另有亭台大小者，还有巨瓮大小者，各类形状，呈苍灰色。两三丈宽的河，水量颇大，一人深，落差刚好。乘皮筏轰然直下，左冲右撞，跃起落下，



风情雕塑《戏車》。程连仲 作

风物写意

荻花风起

■ 耿艳菊

荻是禾本科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长得和芦苇很像，也似芒草。不过，我们常常说芦荻秋，芦苇和荻可谓秋天的代言人。

刚开出的荻花带点高级的灰褐色，光泽度很高，有人说形状似离子烫的头发。我曾特意跑到水边观察了一下，确实很像那种细小的卷发，比喻得很形象生动。随着秋深，荻花慢慢变成黄米色，到了冬天，成了雪白色，很美。神奇的是荻花的花序都往一个方向倾着，下垂着，整齐，气势，是大自然的舞蹈队。

外形上看，荻，匍匐根状茎，节处生有粗根与幼芽，叶片扁平，宽线形；圆锥花序舒展成伞房状，主轴无毛，小穗柄顶端稍膨大，小穗线状披针形，成熟后带褐色。荻的叶片细长，芦苇的叶片比荻的短、宽。芦苇的茎秆中空，荻的是实心。芦花青灰色，雪白荻花的颜值高其一筹。

荻又很像芒草，从细微处，可辨出与芒草不同。另外，最直观的是生长环境，荻在水边，芒草多在山坡路旁。

《本草拾遗》记载荻有很多功效，如荻性凉，味微甘，可祛暑解表；其荻根茎发达，可固沙、护堤；荻秆还可造纸、盖房、织帘等。正如天生万物，没有无用之才。

像“囊萤夜读”一样，荻在古人的生活中还演绎着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记载：“梁世彭城刘绮，交州刺史勃之孙，早孤家贫，灯烛难办，常买荻尺寸折之，然明夜读。”梁人刘绮家贫，不能就学读书。他白天干活劳作，夜里则悉心读书，没有钱买灯烛，就买荻

折成小段，燃亮以照读。这就是“然荻读书”。

还有一个“画荻教子”的故事，是关于欧阳修的。“欧阳公四岁而孤，家贫无资。太夫人以荻画地，教以书字。多诵古人篇章，使学为诗。”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家境贫寒，没有钱供他读书，于是母亲用荻草秆当笔，铺沙当纸，教欧阳修练字，诵读诗书。

而另一个不能忽视的，是荻在人们精神世界所呈现的一种诗意的意象。

《诗经》开篇《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”蒹葭，有人说是芦苇，也有人说是芦苇和荻的总称。我愿意把蒹葭看作是后者，古人的生活的水边和我们现在的情形应是一样的，不光有芦苇，还有荻，只是我们把荻忽略了，错误了。

于我，这一错，这一忽略，就是几十年。似乎，那些在水边安静生长的植物，任你忽略，任你和它们相见一千回一万回，就是不记得它们，这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。它们和生活就像两条平行线，真的是这样吗？

当我站在水边，念起白居易的诗句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，望着两岸绵延的不知是苇花还是荻花的时候，内心里莫名涌起一种凌乱感，像望着凌乱的庭院，急切地想规整清楚。想起古人诗句里的“荻花风起”，我突然迫切地想好好认识一下这位被忽略了多年的沉静的老朋友。

荻在悠长的岁月里，以其细弱的茎秆、美丽的花序，发挥着每一分光和亮，架构起人世的琐碎和宏大。

几起几落，水花飞溅，打得人衣衫湿透，却也陡然痛快。

水通才能通财，文才好，钱财好，随意才好。世间万物，相辅相生，若探究得深些，则须得“缘”之相和。

人湿漉漉才觉得近了自然。桓温问：“听伎，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何也？”

孟嘉回：“渐近自然。”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心向往之。或许向往即刻意，反而离自然渐远。当如河中石头，与天地万物为徒，不理自然而得自然，乃至大自然。

置身静水中，同行入怀古，想必苏子当年泛舟赤壁景致亦如此。无非——

浩浩乎如冯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。无非——

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红峡谷不是赤壁，人飘荡也像一片芦叶，如行天上，浮越万顷空间。水面开阔处，与轻筏相共，悠然驶向南山，尘世一切淡忘了，锄头下禾苗蒨落。

游人相互逗趣，皮筏从一块块石头边飘过。得闲打量石头，高高低低，密密疏疏，大大小小，杂乱无章而有序，自然序。山高石小，石高水低。石静而水流，本是一片万年孤寂的乱石，却充满生机。

小筏俯冲，驶入了平处，河道深流，虽顺势而下，偏偏难进寸步，需要奋力划桨才一点点前行。即便坦途天成，还要三分人力赶路。这是河上漂流的人情道世事道。

离舟上岸，周身水淋漓而黏糊糊。饮老姜茶一杯，心里莫名两声长啸。



风情雕塑《戏車》。程连仲 作

文艺随笔

鲁迅“辣”读

■ 姚秦川

近日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忆鲁迅》一书，了解到鲁迅年少时的许多趣事。

1898年4月，18岁的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。来到学校后的第二天，鲁迅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周树人。

当时，鲁迅的父亲去世不到两年时间，家境艰难，鲁迅深知自己外出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，便将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第一学期结束时，他的每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名。学校为了表彰鲁迅，特意给他发了一枚金质奖章。

虽然那枚奖章有着特殊的意义，鲁迅对奖章也爱不释手，但由于他当时的生活太过贫困，经常到了没钱吃饭的地步，于是，鲁迅便产生了将那枚金质奖章卖出去的念头。几天后，他来到离学校不远的那条鼓楼街，将那枚金质奖章卖了。

换到钱后，鲁迅先是买了几本自己早就想买的书，想了想，他最后又来到菜市场，买了一串鲜红的辣椒。回学校后，他将那串红辣椒挂在房间的窗户边上。

从那以后，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，眼睛困得睁不开时，鲁迅都会走到窗边，从那串辣椒上摘下一根，放到嘴里慢慢咀嚼。很快，一股浓烈辛辣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开来，一开始，他先是额头冒出细密的汗水，继而因为太辣，眼里又沁出泪水，最后实在忍不住，嘴里便不停地唏嘘抽凉气。

经过这一系列“折磨”后，刚才还寒气侵身的鲁迅不但周身发暖，困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然嘴里辛辣的味道还没有散尽，但鲁迅对这样的提神方式似乎非常受用，他一边满意地抹了一把嘴巴，一边又捧起书，继续攻读起来。

诗路花语

我们愿是一只百灵鸟

■ 唐鸿南

爷辈们说过
百灵鸟是黎族人的吉祥物
它善于表达美好的暗语
浑身上下
散发着爱憎分明
它甚至会说黎话
更会说唱不老的经文
它是鸟
是一种百灵的鸟
是万千鸟种的日月山川
无论我们身在何方
它最爱从船形屋的门缝里
插上一枝有刺的叶子
在芸芸众生中
在椰风蕉雨下
遥遥地，叩问我们的心灵
那时候，我们都会
沐浴着雨林木风
倍加珍爱自己的
白天和黑夜
然后，仰望着它的灵光
轻轻地飘来，轻轻地飘去
我们愿是一只百灵鸟

在海湾

■ 离响

在城市的海湾
人们把心放了又收
收了又放
一条鱼在水里
做了一场天空的梦
我们都睡着了
星空就去了远方
在朝阳将升起的地方
云和大海彼此对视
它们都失去了在黑暗中
相爱的力量
在海湾
有人看见一切漂泊

站立此处

■ 徐永清

故事的情节
在复述的情绪里简化
生命的厚重
在偏执的看法里单薄
相遇是一味中药的配方
让下午的咖啡欣喜若狂
书本的文字把时光拉长
背影遮住了青春的下巴
我们隔着梦想与现实的玻璃
与卡卡卡的甲虫撞个满怀
剩下的牛奶倒进了花盆
蜜蜂在几歌里酿蜜
我们等待
从拂晓的鸡鸣
到夜幕的晚钟
诗歌是岁月的牙齿
齿痕留在记忆的波光里
故事的结尾无须标点
站立的地方比要去的地方
有更多破土而出的声音

生活的漏洞

■ 陈才锋

我在后方种着一片菜，等你回来时，我就去采摘
我将它们挨着个洗净
放在砧板上
突然，想到没有盐了
买什么盐好呢
精制盐一块五，海盐三块二
你坐在电脑旁，头不回地附和了一声：随便
“哦”我也应了一声
锅里噼里啪啦地响着
不知不觉，就糊了

